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擴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蕭倚年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攷卷三

明 唐元竑 撰

少陵于花門最不满意見之吟詠者極多遺憤詩至云
雷霆可震威花門雖驚悍唐社稷再造實賴其力雷霆
句毋論不諳事勢亦豈投桃報李義耶註稱爾時回紇
與汾陽共破吐蕃入朝齎繒帛十八萬府藏空竭至稅
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為憤詳詩意不因此莫令鞭血地

再濕漢臣衣當是指回紇白晝殺人市中有司執之下
獄其長突入獄中奪去傷及官吏事也留花門云中原
有驅除隱忍用此物譬如醫用毒藥治疾已效矣不贊
其起死回生之功反惓惓以强悍之性詳告人戒勿輕
用者為垂訓後來也

鄭典設自施州歸詩氣合無險僻謂賓主相投故遠赴
之不畏行路難也城郭洗憂戚非親歷險峻者不知北
風吹瘴厲羸老思散策謂南州瘴氣鬱蒸於冬月為宜

故又云孟冬方首路彊飯取崖壁也屢空之迫公與鄭同不覺聞語亦動此興至預恐老人涉險乘馬蹉跌擬用肩輿所謂爾時覺形神俱往注云政似無說何也尤妙在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有如此賢主人固應作褰裳想矣他日辱銀鉤森疎見矛戟後寄裴施州詩亦云蛟龍動篋蟠銀鉤裴必工臨池者

金鍾大鑪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佳句也然倣之不為難杜詩至處不在此

大食寶刀歌吁嗟光祿英雄弭微須溪註吾不解也但
大食國名可耳光祿官名也何以名刀耶須有所據乃
可此詩才力橫絕只放出令奔妖腰亂領字稍粗耳角
鷹詩氣象亦相彷彿

十二月一日三首即看燕子四句須溪注是然此詩筆
端恣橫至此極者實頂第二首結句春花不愁不爛漫
來也若不如如此頂接便非法度詩到縱恣處須法度熟
極乃可耳如不離西閣詩前首結句不知西閣意肯別

定留人次首起句云西閣從人別正頂上句來也又如側生野岸及江蒲以前首先有荔枝字不然側生是何物又如龍標題灞池二首腰鏹欲何之東園刈秋韭世事不復論悲歌和樵叟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第二首妙有世事不復論意須合看始明又如陳陶隴西行四首若不遍讀定應誤解此類未易悉數吾謂詩難選者以此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

菜傳纖手送青絲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
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拈首句二字偶一
為之後世至有花月等詩句句花月重重叠叠從何得
此法

老病詩藥殘他日裏謂向後日益衰顏正費藥餌在偶
對藥裏預想他時忽忽無聊落腕不自覺謂昔日即少
味矣又與對句去年合掌

水閣朝霽詩續兒誦文選訓蒙景象何堪入詩只一續

字情事宛然他如未去小童催呼兒問煮魚野食待魚
冒細雨更移橙牆頭過濁醪收書動玉琴又驟雨落河
魚藤蔓曲藏蛇山精白日藏溪喧獺趁魚冬溫蚊蚋集
蜻蜓立釣絲麝香眠石竹及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
仰蜂粘落蕊倒蟻上枯梨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啁
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等句又如孤峰石戴驛雨檻卧
花藪炎宵惡明燭客散鳥還來等句皆即事觸目筆底
忽來初無故實亦不因苦思乃知隨地皆詩料不待他

求但能言者鮮耳鍾嶸云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憂危語也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祝頌語也正好合看

客居所居堂夜來歸來衝虎過卜居赤甲遷居新語皆草草然猶似複非複日日每日則複矣故當是誤也

客堂詩巴鶯改巴稼似勝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公始終止以才俊聲名四字自

居至於官職僅一省郎便謂已勝古人更不望加何其
自知審也

杜鵑詩西川有杜鵑四句東坡解極是論詩須通看全
篇此詩自首至尾無一語不質朴只似村野人家書耳
老筆頽然故作此態亦復何疑且前年滄州殺刺史今
年開州殺刺史此絕句也豈亦可云題下小註耶

賈太傅治安策痛哭流涕長太息但作此言耳非真哭
也別蔡著作詩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

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
乘為酸辛則真痛哭流涕矣又贈杜亞詩經綸皆新語
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皆下淚則當時陛見談
時事而哭者蓋不止一人且帝皆同哭所以才士競思
自見時雖多難終致廓清有以也東坡乃云安有立譚
之頃而遽為人痛哭者豈未攷此耶

寄韋有夏詩歸楫生衣臥註謂生水衣則臥字何解
八哀詩纍纍滿紙摘其佳句不可多得如長嘯天地間

高才日陵替真足令人涕泗霑裳次則碣石歲崢嶸天
地日蛙黷開元天寶一二十年間史冊只十字畧可括
其梗槩惜為後人誤解埋沒千載今特為正之至汝陽
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暎塞外春語非不
佳然在後人決不敢道也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亦
可誦

司空王公詩胸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善為名將寫照
曉達兵家流曉達字文苑英華作晚學司徒李公詩青

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臨淮百戰百勝建社稷功徒以
嫉邪遭讒咫尺不得見天子其後徘徊畏罪不敢入朝
鬱鬱而死使不死殆未知所稅駕也人但知其用兵若
神豈知危於累卵乎此語真能道其意中九原有知當
不止死淚映睫已也嚴鄭公詩叙述詳盡蓋公素所悲
故然嚴一生功業在破吐蕃收鹽川而詩中無一字及
之何也當緣軍旅未學公素不畱心故其沈機妙算無
得而稱焉亦如史記叙諸將戰功也閱書百紙盡文苑

英華作百氏當從之百紙何足道汝陽王詩官免供給
費水有在藻鱗殊不可解豈曾請上供魚池為放生所
耶聖聰矧多仁一語上二字承上從諫下三字起下也
然如此叙事亦是靴裏動指北海詩豐屋珊瑚鉤麒麟
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當時潤筆之盛若此
北海文長于碑板一生刻石至八百本分宅脫驂間感
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蓋以資財賑施貧
乏使富人盡若此何惡于多藏財豈真穢物哉人自穢

耳如是人陷以贓罪張相之可恨更甚于李林甫爭名
二字可謂得情張貪佞又負文名故也終悲洛陽獄事
近小臣斃叫天無辜公為代鳴不平矣獨步四十年風
聽九皋唳又衰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鬚眉如生北海
不死也易力何深嚙絕不可解定有訛字關鍵歛不閉
意亦難會祇如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若非自注亦
復誰解者咨嗟玉山桂竟亦未能了了也秘書詩制可
題未乾乙科已大闡英華作制題墨未乾休聲已大闡

語較妥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瑩芙蓉劍犀兕豈
獨剗蘇似工于雕繪刻削而源委時有遺者故反為後
輩褻也然則所云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嚮當是類書
屬耳觀其不受偽署大節凜然又能批鱗直諫卓然名
臣而與鄭著作為伍將毋老子與韓非同傳耶然長安
米萬錢凋喪盡餘喘天蓋使與鄭同厄矣不獨公詩也
篇首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獻負米晚為身每食脰必
泣夜字焰熱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

豈蘇幼時貧困其親亦以餒死歟蘇殆至性過人者幸
有此詩可攷然史傳寂寥竟無表章之者矣且當時官
爵極輕既知其不從賊擢考功知制誥矣竟使以冷曹
艱食至于餒死果何以勸忠耶鄭詩子雲窺未遍方朔
諧太枉謂鄭博辨不窮應諧似朔但不至如朔已甚類
優俳耳非稱屈之謂讀此詩鄭蓋無一不能者不止三
絕矣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頗遭官長罵有以也張
相國詩碣石歲崢嶸狀其獨立羣小之間砥柱不撓意

天地日蛙黷喻羣小嘈雜猶云是渠世界也蛙黷兼喧
卑二意此何與祿山事果指祿山何所忌諱不叱言之
而但加以別號曰碣石耶何不通上下看退食吟大庭
何心記榛梗似專指相國感遇詩而言今我遊冥冥弋
者何所慕超然遠引不復以羣小置懷抱所以能自全
也當時林甫讀此詩知其必退遂不為害是也乃知君
子心用才文章境經綸天下之才不得盡用於世便移
向此中且惜且幸賓客引調同八韻皆讚文章也須溪

以相國大節在預知祿山反便以篇中不及為恨不知
今載史冊故人人知之當時江湖淪謫之人何緣悉知
朝端議論哉

移居夔州郭詩春知催柳別止是別當春時但筆幻耳
江與放船清與出門流水住同一想路然工拙較殊矣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新遷耳目一時畢具山光悅
鳥性便覺遜之

上白帝城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極善寫衰颯意報

字想見師丹老態字法如是乃謂絕工

謁先主廟真句句有味然後漢留長策四句全是諸葛
廟語可刪也嘗論昭烈起于魏勢畧定之後如國手敵
道綦饒敵數子何緣取勝兩君易地皆然耳每讀力侔
分社稷志屈偃經綸覺我胸襟豁然已盡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與春知催柳別等句法最是詩意尺水興
波使人入其玄中功臨耿鄧清清字無謂又出韻決是
親字但親字亦不佳

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此語祇為人嗤猶
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未嘗不兼此意但圓渾不露耳
淳漓之別正謂此八陣圖東坡解佳知是開眼作夢

古栢行妙在句句是詠孔明

最能行最能二字稱其技也敵帆側拖入波濤撒旋梢
瀆無險阻能此而已

愁詩公自註強戲為吳體今不知公所指吳體者為何
等讀之但覺拗耳宋方萬里瀛奎律髓遂以拗為吳體

豈據此詩耶強戲者偶一為之拗體杜集中至多寧獨此也當時北人皆以南音為鄙俚公意似在半雅半俗間耳

老去詩篇渾漫興夔州諸詩漫興為多五言古尤傷于率晦翁亦嫌其煩絮試摘佳句如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如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如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又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如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又高人煉丹砂

未念將朽骨如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如飲酣視八
極俗物都茫茫又越女天下白鑒湖五月涼又秋風動
哀壑碧蕙捐微芳又榮華敵勛業歲暮有嚴霜如不聞
八尺軀常受衆目憐如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如干
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如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如
君山可避暑況足採白蘋如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
如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如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
違如大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如勞生共乾坤何處異

風俗十步一芳自不勝採

每讀東阿與吳季重書觴酌凌波于前簫笳發聲于後
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左顧右盼謂若無人當斯之
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食若填巨壑飲若
灌漏卮其樂固難量形容幕賓大嚼之狀直是輕薄然
公詩中於酒食往往自極形容不獨豪飲兼亦健噉千
載之下宛若目擊所以來後人飽死之誚也然吾讀三
百篇國風多言男女雅頌多言酒食舉輒津津尊而王

公幽而鬼神誰能捨之者公腕下具大鑪錘隨拈莖草
即現金身豈如小家動多矜飾若三日新婦哉然其後
于酒則曰近辭痛飲徒曰休為吏部眠曰心息酒為徒
此猶僅節飲至曰老去一杯足可憐甚矣又曰老人因
酒病堅坐看君傾曰莫怪執杯遲我衰涕唾煩敗興一
至此耶其於食則曰病身虛俊味曰臨飡吐更食似病
翻胃者曰絕葷終不改蓋又曾持齋也回視酒肉如山
手脚欲旋時真令人短氣乃知天下事未有久而無弊

弊而不生厭離者酒食人所以生也甘之至也然且若此況其他乎

寄常徵君詩楚妃堂上色殊衆野鶴階前鳴向人語意一褒一貶萬事糾紛猶絕粒果爾常徵君實亦異人所以然者當時天子好道以玄元為始祖故士大夫多留意玄門即鄴侯亦以此遇巷何怪楚宮多餓死之女也

信行遠脩水筒詩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水筒即所謂筧也今江南山寺處處有之極遠者不過數里未聞

長二十里者二十里當費竹幾許防禦修補並難為力
不識北土今尚有之否亦可見南北古今之異矣

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胡奴侃子範小字公
一時誤用耳何必附會其說

貽華陽柳少府詩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
訪觸熱生病根蓋黎明訪之始知前所謂柳侯披衣笑
者乃客到始起也觸熱生病根公亦全用古人語

憶鄭南坻題甚佳

火詩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
雨又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亦高飛不見石與
土謂龍自神靈但驚飛耳非若蛇虎可燒也然龍亦有
時可燒北夢瑣言等書具載之公但據所見而言耳

毒熱詩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貽柳少府詩南方六
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唱死汗踰水漿翻唐時楚俗
酷熱乃爾耶今恐不至是至江上詩又云江上日多雨
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貂裘非嚴寒不

可用豈秋夜所宜楚既苦熱決不應至是或言之過也
蝮蛇暮偃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謂
暗又不可明又不可故思鄉轉切耳

晚晴詩鳬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熊羆意屬當時將帥
驕貴多藏內府不及所以有自肥之慨獨此語是比何
以故若無所託詠物終不及此宿江閣詩鶴鶴追飛盡
豺狼得食喧不及此聯

古語儘有習而不察者如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

馬瞿唐莫下驟讀之但謂形容大石之狀耳及考寰宇
記云灩澦堆在瞿唐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
半沒始知象馬喻其小也石露頂愈小則水愈險矣灩
澦堆詩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謂此也結句干戈遲
解纜行止憶垂堂謂避兵應行避水應止二俱險事故
進退兩難

陪栢中丞宴將士詩醉客霑鸚鵡鸚鵡謂杯也餘解皆
繆佳人指鳳皇亦似謂屏障間物與弄玉事固無涉指

坐客竒瑞亦無此句法次首繡段裝簷額明言簷額何謂樂工額飾也百戲後歌樵樵字初不可解既而得之曰即俗所謂山歌也棹歌農歌皆歎聲也而皆仍山歌名遡流窮源西北多山山勞而水逸當知古勞歌起於樵採也

聽楊氏歌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翻用伯牙子期事極自負之言從古絕伎真能為不朽者縱驅天下而非之終不能遏抑何用亟亟求

知己也此聽美人歌雖極口讚之乃殊不屬意別自寄
慨耳

秋日夔府詠懷百韻詩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上五
字說候暖意特妙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語意悲愴
局促看秋燕羨其飄然欲去即去也誰云行不逮自覺
坐能堅所謂不能行而能不行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
編傷濫膺殊錫者名不稱實也當時諸將多位極公孤
甚且封王至叛賊窮蹙來歸輒授節鉞僕固懷恩已反

尚仍王號公意不識他日史冊能繼二十八人後為誰
耳身許雙峯寺許字妙門求七祖禪注引七佛偈是祖
字誤用也昭王客赴燕以昭王擬李終未妥公自註李
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蓋恐人議之預為之辭
耳披拂雲寧在註引衛瓘語不錯謂今雖相隔終當覲
面也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偃佺唐祖玄元公對宗室直
作此語身許雙峯寺知非虛言金篋空刮眼鏡象未忘
銓此峯字胡以反不改正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詩起句云喜弟文章進送皇華而
及文章直作長兄語不有其貴也杜在當時為四族宗
枝蔓衍集中所稱杜使君令弟之類雖同譜要皆落落
無關痛癢惟稱舍弟者乃是同氣耳

別崔湜詩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取
不磷縑公自註云內弟湜赴湖南幕職計此行必有不
合難言者故作斯語第二句或別對汲引者言耳

送蘇四偁詩乘興安九重舉今見昔不待更言播遷巴

蜀倦剗剗剗久而且倦矣故曰下愚成土風也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所謂愁人莫對愁人說也

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自是壯語

垂白詩樓迥獨移時更不須言登眺曉望詩天清木葉聞更不須言風動葉落此無字句中藏字句也無家病不辭悲不忍讀

宿昔詩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花迎龍出都因移仗故然花驕迎雜樹倒句之最不穩者不足法也落日留

王母微風倚少兒倚少兒上着微風二字有何交涉政此妙不可言

偶題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二語古今格言自起至虛傳幼婦詞二十句皆論文章然中叙騷人漢道江左鄴中上不及六經下不及六朝者一則本本水源所不必言一則格調卑下又不足言也車輪徒已斷堂構惜仍虧蓋得心應手父不能傳之於子故也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月支以比吐蕃意入寇當春時耶避字

妙甚

吾宗詩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寄董嘉榮詩海內久
戎服京師今宴朝三百篇獨寤寐宿言宴起之適也公
身賦考槃而不忘家國若此

第五弟豐詩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信脫直代家書
而句法字法自然一一具足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
只一字而遲回惆悵無限失猶言錯過耳

解悶詩陶冶性靈存底物是喚語蓋欲養性頤神只應

洗空胸次更有何物應存但結習深重欲罷不能不覺
津津用心此道耳憶過瀘戎一首京華應見無顏色紅
顆酸甜只自知謂都門但知色變耳不知味亦盡失吾
親曾摘食色味皆自知之而已翠瓜碧李沈玉甃謂盛
暑中須此解渴所謂浮沈亂水玉落刃嚼冰霜也赤梨
葡萄須待寒露始成今梨名秋露白本草葡萄亦八月
熟可證先不異枝蔓謂其始瓜蔓如葡萄李枝如赤梨
卒乃不得如二物久生此物明指赤梨葡萄耳謂是荔

枝不知作何解釋末首若非山谷一一理會人誰解者
今本止改須字尚仍勞生重馬此四字不通應改但勞
人害馬用對寒壑布衣稍未稱或當更思之耳滿玉壺
亦無涉公意使藪生宮中亦如葡萄可釀酒耶先帝貴
妃以下四首三詠荔枝不應中隔翠瓜一首側生疑在
翠瓜之前錄者偶失次第遂使此物二字亦冒認荔枝
耳

哭王彭州詩將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飈臨氣候猶言乘

運塞風颭猶言砥狂瀾也下句勝

秋風二首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
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心口自語神思飛越白髮
倚庭樹猶詩云巧笑之瑳佩玉之儺也此等句法須熟
玩叙事言情自然如天馬行空步驟無跡不作騎驢駁
駁矣趙注謂寫眼前景單指上四句則可

西閣二首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自是清麗唐時之
紗帽猶漢末之幅巾士大夫以為雅故青蓮答贈紗帽

詩云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羅山人不照鏡穉子道相
宜公詩又有掉頭紗帽側紗帽隨鷗鳥並謂是野逸之
服朱紱猶紗帽自笑不相配也豈知千百年後國朝之
紗帽竟配朱紱乎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公時寓居
西閣下句猶言車馬入鄰家耳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
由翻向平語謂因病得閒也此亦因首句已有懶字故
句法如此此篇甚佳惜結句不稱入海求想指服食藥
州以後詩時有此等語謝公鼻音不可彊學也

杜日詩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所謂異方之樂祇令人悲也

夔府書懷云生逢酒賦欺酒賦猶詩酒也唯此二事稱雄餘並不振似為所欺者正自負意漢閣自磷緇本不相比自以仕宦不振類之亦緣唐以前子雲名盛故也拔劍撥年衰彷彿馬伏波據鞍顧盼時此語正頂慙紆德澤私來不如是恐負恩也老人負何奇而自力如此其志可憐矣田父嗟膠漆誠如須溪言總戎存大體降

將飾卑詞亦猶雲臺終日畫意殊不滿堯封舊俗疑妙
今何遂至此也與薊門誰自北薊門何處覓堯封合看
亦可悟琢句法矣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均賦斂必
王命中有之奉行失職使澤不下究徒煩供給結怨于
民不似字妙甚千古通弊君門萬里何緣使此語上聞
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降將卑詞意畢露于此惜時
無漢高使藩鎮禍無已時也耕巖進奕棊謂進客與對
奕耳宛然一幅爛柯圖註未是豺遘哀登楚不成句下

衣冠迷適楚楚字複用當是越也

贈李十五丈詩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與古來傑出
士豈待一知己皆重主輕賓語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
然蕭然謂肅清也

江上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無限欲言不言一時
傾吐裕陵獨拈此語可謂具眼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
休不能二字多少懇至

戲寄崔蘇詩以阻雨故預思晴日為文酒會耳其後崔

評事許相迎不到走筆戲簡詩蓋又不待雨晴便促其
衝泥具鞍馬來迎何亟亟若此西閣雨坐詩逕添沙面
出湍減石稜生是水退景似與樓雨霑雲幔滂沱朱檻
濕不相合何也

九日詩題曰九日諸人集于林時尚八日也令節聚集
先期相要故命題若此而起句曰九日明朝是也老翁
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辭不赴會也漫看年少樂忍淚已
霑衣公生平狂興欲飛不意衰颯至此始悟相要舊俗

非蓋火焚而怨燧人耳

夜詩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景語耳讀之
若不勝情但上句七字一氣下句却斷北書不至雁無
情無情上着一雁字此是詩家三昧也南菊再逢人卧
病亦是一氣此句却斷步檐二字不佳可惜或作步蟾
更不佳

鄭監湖亭詩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只一虛字入微
熾然講道學絕不覺腐氣然何難解結句賦詩分氣象

佳句莫頻頻乃幾不可解其嘉謂鄭詩饒氣象吾詩亦復不減似與平分者但老懶不耐篇什往復耳

秋興八首古今共推詳其篇製實謂罕儷凡公七言近體毋論清空壯麗風骨無不蒼然此是胎裏帶得所不必言但諸篇時有累句或率語露語而此獨無之鴻音遠揚壯采錯出華實並茂骨肉恰勻所以衣被千古無間然也或別取清空如話數篇以為極則謂遠勝此不知漸老漸熟始造平淡如富人既飽撤饌但呼茗飲貧

兒便謂親見富人如是歸而效之不終日飢涎流矣又
王岑諸公早朝詩既極聲容又備風骨並馳詩園不讓
於公然大宗之戴在此不在彼者此復有故蓋題以秋
興為名結想故為淒黯雖饒驚采絕艷終不憂妍皮遂
裹癡骨斯乃得境界之助非可強為不然一種沈鬱之
氣性情本所未具從何得來詩無此不貴所謂窮而後
工又所當知也故吾謂秋興取材似賦抽緒似騷至于
法脈變化直追風雅且如竹竿發繁于百泉陟岵聆音

于無死東山則伊威在目斯干則熊羆入夢並空中綵
繪水面雲霞荒忽杳冥無蹤可覓斯乃詞中秘藏象外
玄機此詩三首以前取景猶近後之五篇形神俱遠直
已飛精輦下厠足朝端雜沓輪蹄從容譙賞每篇止一
二語或止數字略點題面耳使他人為之方虞喧客奪
席主反受凌而此獨不覺則以挾其秘藏透其玄機故
也又五篇一律亦虞其重複不能變化而此又不覺則
吾所謂抽緒似騷似複非複也嗟乎枚叟七發少陵八

篇何所因仍興盡而止耳後之擬者截鶴補鳬挖瘡加灸我有性情為他人用欲求其工安可得哉

藪菊兩開他日淚或註云向日其實過去未來皆得兼之謂後日亦可也凡集中他日類然句法頓挫俯仰悲愴百千年來皆知學杜有幾語得若此者

猿啼淚落乘槎上天皆熟爛事聽猿實下三聲淚猶言乃今信之奉使虛隨八月槎猶言徒浪傳耳此用事點化法虛隨謂實未得放舟歸此即前藪菊一聯意也使

他人為之複矣筆端變化蓋緣才大法熟所謂長袖善舞也或疑首尾日月相犯不知請看已映字正從落日來何謂相犯如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而末云回鞭急鳥棲一詩不妨竟日始成諸家如此類未易悉數曾何拘於此也

漁人燕子一聯歸思浩然所謂故園心也漁人忘機燕子必去曰還曰故皆羨其逍遙字法也局促看秋燕正可與下句參看匡衡功名不薄劉向著述竟傳遠慚二

人近媿同學是以歎也輕肥上着一自字所謂言不盡意盡即非詩矣

魚龍寂寞秋江冷語本易曉何得謂是川名如鸚鵡洲單稱鸚鵡可否獨坐江樓歎飛騰之無日猶之一卧滄江驚歲晚耳自有解者

或云秦州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何必復贅山川字曰本句中現有山水字但倒出耳子不覺耶且魚龍與鳥鼠對舉則單用亦可何也鳥鼠字舍山名別無泛

用也如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若非峽名必不如是
泛用故可省耳然其下即接云峽雲常照夜是不獨秦
州詩山水字倒出在上此詩峽字亦補出在下公詩嚴
于法如此何不細觀之況一句中既言川寂又言江冷
安得此法

瑤池紫氣王母函關公時時有此王母對函關亦如嚴
僕射對望鄉臺殊不害其格力也珠簾錦纜菰米蓮房
工整極矣乃微嫌合掌必不得已吾寧取拙藪菊兩開

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所以為妙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只如此對舉意已躍露不待盡讀始知御氣二字未知所出稍覺欠典珠簾錦纜一聯安得非麗但效之不難耳小時讀此詩結句頗以為嫌謂歌舞語又稍輕又天子現在長安何意祇言自古其後讀史始知爾時有並建五都之說又讀公建都詩云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之句蓋慮乘輿既數蒙塵萬一朝議

遷就復踵平王故事失計非小故有斯語耳今人亦多
草草看過

石鯨鱗甲動秋風與日色纔臨仙掌動二動字並奇妙
石鯨尤不可測菰米蓮房一聯語異而意同未如黃鶴
白鷗以真對假鸚鵡鳳皇以實對虛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二句中有四地名
與青蓮我眉山月歌四句中有五地名皆大手筆偶然
流出不自覺知使有意鑪錘豈易到此

稻為鸚鵡粒紀實也梧實鳳凰枝不以凡鳥棲故沒其
本色也五穀養人乃以飼鳥鳳皇不至梧亦虛名世稱
公詩史此等句法頗類史筆言外各有含蓄泛作悲慨
語看便嫌合掌又謂之倒句此直頓挫耳不可言倒何
以故如鸚鵡啄餘香稻粒可耳鳳凰棲老碧梧枝難通
矣本應如是非謂倒也

集中倒句請厯數之如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
漁樵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

古又單句如畫角吹秦晉地僻傷極目春蒲長雪消野
涼侵閑戶鳬雁宿張燈久拚野鶴如雙鬢等皆是又盪
胸生層雲畫省香爐違伏枕此倒意勝倒字矣又黃鵠
高于五尺童化為白鳬似老翁此倒而加幻矣詩文皆
莫妙于用倒公倒法又不止此如白骨新交戰雲臺舊
拓邊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之類皆倒意
也又如復愁詩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
早已戰場多此章法倒也仲尼曰詞達而已達取直達

如水之必東然而千流萬派縱橫曲折不可控揣文章
家熟極生巧直達中不能無倒均一倒法變化種種不
同亦猶是也作者亦不自知其然

公詩用事之妙如玄元廟詩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花下飲詩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曲江詩短衣匹馬
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對月詩牛女漫愁思秋期猶
渡河收京詩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遣興詩君看束
縛去亦得歸山岡五盤詩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酬

高使君詩三車肯載書傷春詩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
歌禹廟詩荒亭垂橘柚古壁畫龍蛇夔府咏懷詩求飽
或三鱸秋興詩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雨
不絕詩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灑西新賃
草屋詩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秋野詩兒童解蠻語
不必作參軍獨坐詩充飢憶楚萍執熱懷李尚書詩不
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遣悶詩倚著如秦贅
過逢類楚狂秋峽詩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贈盧五

大詩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頭風詩述作異陳琳送
魏司直詩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南極詩亂離多醉
尉愁殺李將軍清明詩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
祓除等句皆得法得趣可為後人之式

句法之妙有得力於一字者姑舉五言如出門流水住
爐存火似紅老樹空庭得文章憎命達人扶報夕陽醉
裏從為客吟詩許更過黃知橘柚來高枕乃吾廬喧呼
聞使星歸及薦櫻桃春風避月支山光見鳥情淚入犬

羊天落日邀雙鳥江鳴夜雨懸天意薄浮生白髮好禁
春長日容杯酒襲卑春鳥疑亭深到芰荷潛波想巨魚
驥病思偏秣江動月移石隱几亦青山禮甘衰力就喪
亂獨前途部曲異平生白露誰能數湘娥倚暮花青眼
只途窮拔劍撥年衰聲拔洞庭湖寒江動夜扉又花亞
欲移竹鳥窺新捲簾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江閣嫌
津柳風帆數驛亭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吳楚東南
圻乾坤日夜浮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江山有巴蜀

棟宇自齊梁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流年疲蟋蟀體
物幸鷓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風蝶勤依槩春鷗
懶避船蛟龍纏倚劍鸞鳳失吹簫仰蜂粘落絮倒蟻上
枯梨盪胸生層雲決眚入歸鳥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
速等句或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或含不盡之意見於
言外然而用字初無詭僻取景亦甚尋常政不必倒海
探珠傾崑取琰也但於爐錘之際有神用存焉耳

五言古起句佳者為出門復入門兩脚但仍舊長嘯字

宙間高才日凌替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屋上
烏人好烏亦好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浮雲終日行
遊子久不至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挽弓當挽彊用
箭當用長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十日畫一水五日
畫一石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青山澹無姿白露誰
能數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蒼山八百里崖斷如杵
臼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勞

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汝陽
讓帝子眉宇真天人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赤驥頓
長纓非無萬里姿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燈影照無
睡心清聞妙香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我行入東川
十步一回首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翳翳桑榆日照
我征衣裳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下馬古戰場四顧
但茫然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賈生慟哭後寥落無
其人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

煎

其結句佳者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生免荷戈
未敢辭路難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煌煌太宗業樹
立甚宏達水深波浪濶母使蛟龍得白鷗波浩蕩萬里
誰能馴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借問大將誰恐是霍
嫖姚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捷下萬仞岡俯身試褰
旗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辭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妻

拏隔軍壘撥置不擬道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相看
俱衰年出處各努力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食蕨不
願餘茅茨眼中見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疎放歎息謂妻
子吾何隨爾曹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豫恐樽中盡
更起為君謀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焉知南隣客九
日猶締綌大哉乾坤內吾道常悠悠吞聲勿復道真宰
意茫茫壯心不肯已欲得西擒胡明朝在沃野苦見塵
沙黃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

役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七言古起句佳者為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
霧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自斷此生休問
天杜曲幸有桑麻田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
霧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王郎酒酣拔劍
斫地歌莫哀吾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嵯峨白帝城
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

譽早疾風吹塵暗河縣遊子隔手不相見有客有客字
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
為命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男兒生不成
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
老韋偃少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今日苦
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縹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
錦金粟尺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偈側復
偈側我居巷南子巷北諸公袞袞登華省廣文先生官

獨冷君不見道傍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天上浮
雲如白衣須臾改變如蒼狗

其結句佳者為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會
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逢迎少壯非吾道況
乃今朝更被除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安
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若耶溪雲門寺吾獨
胡為在泥淖青鞋布襪從此始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
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

佳氣無時無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仲宣
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君不
見朝來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失君不見金粟堆前松
栢裏龍媒去盡烏呼風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
為用嗚呼何由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
足如今豈無腰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巴東
之峽生凌澌彼蒼回幹人得知若道巫山女粗醜何得
此有昭君村未試囊中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婁公

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
却出橫門道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君知
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

五言律起句佳者為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客裏有
所適歸來知路難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涼風起天
末君子意如何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安穩高唐事
兵戈久索居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無家對寒食有
淚如金波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亂後誰歸得他鄉

勝故鄉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何恨倚山木吟詩秋
葉黃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
心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江
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為客
無時了悲秋向夕終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山谿何
時斷江平不肯流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巫峽中宵
動滄江十月雷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扶病送君發

自憐猶不歸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落日在簾鉤溪
邊春事幽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翠栢苦猶食明霞
高可飡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納納乾坤大行行郡
國遙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
台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野
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二儀
積風雨百谷漏波濤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慘淡風

雲會乘時各有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雅何寥
濶斯人尚典型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軒轅休製律
虞舜罷彈琴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相見各頭白其
如離別何

其結句佳者為萬方頻送喜母乃聖躬勞明朝有封事
數問夜如何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不知西閣意肯
別定留人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為問南溪竹抽梢
合過牆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經過自愛惜取次莫

論兵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白鷗原水宿何事有餘
哀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嘗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親
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宮中
行樂秘少有外人知為報鴛鴦行舊鷓鴣在一枝兒童解
蠻語不必作參軍何當一百丈鼓蓋擁高簷匡山讀書
處頭白好歸來文章差底病回首興滔滔人傳有笙鶴
時過北山頭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悲絲與急管感

激異天真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囊空恐差溫留得
一錢看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應共冤魂語投詩贈
汨羅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本無軒冕意不是做當
時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興移無洒掃隨意坐莓苔
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看
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無由覩雄畧大樹日蕭蕭歸路
翻蕭颯陂塘五月秋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歸朝日
簪笏筋力定如何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君見窮途

哭宜憂阮步兵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樽前江漢濶
後會且深期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此身醒復醉不
擬哭途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倘歸免相失見日
敢辭遲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家家賣釵釧准擬獻
春醪

七言律起句佳者為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
人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雀啄江頭楊柳
花鵲鵲鵲滿晴沙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

浪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南極老人自有
星北山移文誰勒銘野老籬邊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
開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鍾夔府孤城落日
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
悲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昆吾御宿自遼
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
啼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錦里先生烏角
巾園收芋栗未全貧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

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間立馬簇金鞍江草日日喚愁
生巫峽泠泠非世情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
樓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奈故人何處處清江帶白
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
迴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君王臺榭枕巴
山萬丈丹梯尚可攀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
朝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白帝城中雲出
門白帝城下雨翻盆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

歡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年年至日常為
客忽忽窮愁泥殺人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
難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

其結句佳者為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不
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劍南春色渾無賴觸
忤愁人到酒邊共說總戎魚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鵬
礙九天須却避免經三窟莫深憂杖藜歎世者誰子泣
血迸空回白頭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飛

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寒衣處處催刀尺白
帝城高急暮砧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魚
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一臥滄江驚歲晚幾
回青瑣點朝班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灩澦堆艱
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巡簷索共梅花笑冷
蕊疎枝半不禁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白
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即從巴峽穿巫峽便
下襄陽向洛陽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雲

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春花不愁不爛漫楚
客惟聽棹相將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窮
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風水春來洞庭濶白
蘋愁殺白頭翁

寄栢學士詩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倚山阿奔波
兵革間獨載書入山閉門誦讀與古人為徒斯實佳士
古人成敗子如何公蓋示以讀書法也論古人直須歸
到身上不然典籍于我何與

咏懷古跡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議論
既卓格力矯然自是名句世所同諷然吾謂此是論斷
非詩也老筆橫溢隨興所至偶然超軼尋常原非正格
若總如此亦復非難魯直天於萬物定貧我智効一官
全為親永叔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彼皆
才士又極摹杜而若此者蓋誤以此等句為式故也何
不學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相去幾許
三分割據紆籌策紆字下得好籌策儘自不凡但以三

分故不免紆曲耳然猶人所能言萬古雲霄一羽毛讚
武侯者多矣欲以片言肖其神更千百年求如此語不
可得

張旭草書歌俊拔為主一語真知書者連山蟠其間
溟漲與筆力所謂俊拔也暮年思轉極未是到語旭書
已入神品復何待思臨池之法與詩文不同此二語公
殆自道耳

送楊監赴蜀詩起句去水絕還波末復云泛舟巨石橫

登陸草露濕皆今人所甚諱者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
期改足為定便是小兒語

孟冬詩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其下但言破甘嘗稻
而已未見所謂多事者何在也

雷詩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
迴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六句字字好結語不為佳
西閣夜詩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十字一氣周匝最
可法

中宵詩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是回互語非兵甲故
當不至此所謂詩可以怨也南極詩亂離多醉尉愁殺
李將軍是真實語窮途讀此自難為情飛星過水白過
字平聲

不寐詩心弱恨容愁即常非月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
憐也縮二句為一句耳

猿詩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味絕雋永

黃魚詩長大不容身非謂不容其長大怪爾許長大無

策自全也龍則有風雷自衛涎沫噴薄泥沙盡捲筒簞
不敢近矣註未是

白小詩風俗當園蔬禮記蜩范芝栢得一註脚

鹿詩于諸詠物中可謂拔乎其萃不意淋漓滿志至此
雞詩問俗人情似謂世俗餽遺多用之也人情二字俗
語至今如是似字諺所謂盤來盒去耳結句氣交亭育
際巫峽漏司南幾不可解司南想謂報曉漏是遺漏合
領聯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觀之必是此土曉雞或

遲或早不應時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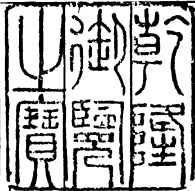
寄杜位詩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辭十字恨甚

西閣曝日詩毛髮具自和具俱也若言本自即不煩曝日

縛雞行前七句俚甚末句不深不淺恰在個中千古膾炙蘇黃有意效之轉入理路所謂學而後知其難

黑白二鷹詩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千字誤非千字即于字也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

韞自獵無可較量定知無敵假使逐隊爭能縱百發百
中猶恥之直將此鳥入大豪傑數中句法變化周匝更
自到家次首不如前春雁同歸必見猜題中恐臘後春
生騫飛避煖正為此句而設



杜詩攬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擴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孫家賢

檢討

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

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

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

臣蕭椅年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攬卷四

明 唐元竑 撰

灋今皆讀音壞註乃黨切又奴浪切皆當作灋蓋字誤
故音誤也還從上聲為是懷鄭典設詩岸高灋滑限西
東又作平聲讀矣當繇土音無定故耶又赤甲本當作
岬自公偶誤書今千古遂不可變矣

送王判官詩買薪猶白帝鳴櫓少沙頭少謂少頃不通

作已字是也

不離西閣詩結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與聞汝依
山寺杭州定越州二定字俱妙肯別定留人尤極宛轉
頓挫其法亦自三百篇來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子是也無家住老身住改任字佳

滄海先迎日亦何減海日生殘夜銀河倒列星倒字妙
河在天上乃覺星倒即圓覺經所謂雲駛月運舟行岸
移也海已出日河猶倒星故曰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

經題曰不離西閣意頗難會蓋將別而未忍別故作斯語也自此即遷居赤甲矣公窮居西閣且一年至臨去始一望見海日宣老懶不能夜起故失之耶即此亦自應增其戀戀也

入宅詩花亞亦移竹竹碍花故練句極妙非親歷此景欲下一語不知其不可及也烏窺新卷簾性情形態畢具一字中畫家翎毛誰當此者二句尤妙是新遷語江流氣不平一句自足千秋

江雨詩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寵光點註
皆佳與多碧未老

雨不絕詩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用事之
極得趣者

畫夢詩桃花氣暖眼自醉野人間適甘味自知故鄉門
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咏畫夢何以及此所謂白
日欲寢也

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

一釣舟意絕相類語各自妙不相上下也

喜觀即到詩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直是一團精神
無復字句江閣嫌津柳意馳景外風帆數驛亭景在意
中花間馬嚼金鞍去樓上人垂玉筍看何如一嫌字即
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亦何如一數字
公一生持論無非王道晚登瀛上堂詩忽云淒其望呂葛
不復夢周孔蓋緣羣盜接踵急則治標其意以呂葛周
孔分文武二途耳不知周孔自足兼呂葛也

覆舟詩羈使空斜影諸葛廟詩巫覡醉蛛絲叙事簡妙
白描神品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起句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變
州歌亦云東屯稻畦一百頃公素貧薄何從遽得爾許
田也縱山田薄收不比季子洛陽田亦斷不憂旅食又
有瀼西果林四十畝彌不落莫亦可見當時彼中田地
價賤易得也其後竟從瀼西移居之老年保此儘可沒
齒然住僅歲餘又有江陵之遷何哉據續得觀書詩起

云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則其捨東屯也蓋因其弟
相招而結云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則楚蜀浮居皆
非公意意在歸朝耳

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浩渺空濛宛然在
目

夔州歌霸王併吞在物情王字去聲并字平聲集中并
吞字多作平聲讀

胡後溪云齊魯大臣二人史失其名黃四娘託杜詩乃

得不朽豈獨黃四娘如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獠奴阿段
行官張望女奴阿稽等皆以與臺附名毫端遂傳千古
真可謂厚幸也隸人名伯夷可怪嘗見急就章有柳堯
舜藥禹湯之名以為作者戲撰未必真有其人然當武
后時自有同州人名魯孔邱為拾遺者舉朝不聞以為
駭則此隸人又不足言矣負薪採杞時兒女餓死者數
人伯夷乃幸獲免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詩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襟地

且四十畝甘僅五株便稱林耶

甘林詩與上後園山脚詩皆觸目感時偶借題說起耳
月詩魍魎移深樹謂清光如晝鬼魅避形也魍魎明靈
之鬼公殆未寓目楞嚴經耳如南華魍魎問影下語便
自了了斯時梵典尚未入支那誰謂漆園荒唐

寄劉伯華使君詩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朝帝似堪
興家言謁陵更巧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飛
動戰勝洗侵陵與許十一讚語並超軼不凡初誰料謂不

料至此也此使君寄詩自後人觀之未免班門弄斧觀
卷軸來何晚聊從月繼徵句公得一佳篇應時刮目且欲
盡讀其餘何懇懇也獻吉于鱗目中無復人古今不相
及當非虛語姤女縈新裏八句劉必好神仙家言張兵
撓棘矜所謂心兵也夢弼解是飢飈訴落藤訴字匪夷
所思野食待魚罾覺衡門詩不須更誦青竹幾人登猶
云竹葉於人既無分今竹葉句千古口實而青竹幾無
人能解同一人所作優劣相仿而冷熱頓異至此詩亦

有遇不遇也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對極工矣妙是
結句

草閣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闕極是幽意

元道州春陵行語質情懇絕類沈千運但兩篇皆直賦
時事耳絕無比興公詩小序乃曰不意復見比興體制
微婉頓挫之詞何也

寄韓諫議詩語特奇恣荒忽遂以留侯相比豈僅因一
韓字故耶據詩韓殆暮年留滯者焉得置之貢玉堂尋

文解義應是致字不然則句法應中斷焉得置之耶貢
玉堂乃佳也

鋤斫果林移牀詩背堂資僻遠謂幽閒之境隱人所資
也山雉防求敵求敵似用安仁射雉賦中意防者其一
方安閒自適防彼求敵也一句中繪出雙雉公熟精文
選遂不覺後人難解江猿應獨吟謂哀音相類也洩雲
字不為佳然公屢用之資防應字俱穩不為突兀薄俗
防人面全身學馬蹄較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更勝

學馬蹄即狎楚童蒙莊非僻書熟字生用耳沙虛岸只
摧所謂常苦沙崩損藥欄也若屢摧數摧復有何致此
用字之妙

中夜詩中夜江山靜是苦語戰伐塵高不堪極目夜深
始靜耳

復愁詩萬國尚防寇防寇字今本作戎馬似佳身覺省
郎在一首謂若非省郎尚在則柴扉早失矣薄俗人情
古今一律他人意中不能言亦不肯言者正觀銅牙弩

一首只作紀事讀無限感慨一比便欲少味胡虜何曾
盛何曾字殊自負問閭聽小子談笑覓封侯亂世自媒
滔滔皆是然豈獨餘人政恐房太守亦未免斯語今日
翔麟馬一首是憤語上施恩而下負德是以憤也當時
括百官馬送軍中公遂徒步偪側行所以作也任轉江
淮粟一首足見識力公信非迂腐者每恨陶彭澤無錢
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只一賒字無錢之歎
琅然入耳雋永無極此詩題曰復愁十二篇中不見一

愁字却各有愁意又各自為意一波未息一波復起但語多引而未盡末篇吟多意有餘自評甚確然公顧自謂拙不知正此為工

九日詩野樹散還倚畫出醉態秋砧醒却聞因醒後始覺醉時之適句意工妙

季秋江樓夜宴詩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二地名配得絕有情尤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贈李八秘書詩事殊近代邱喜異賞朱虛蓋秘書亦以

靈武之後拜官與公同故曰同補袞曰舊交也奉詔許牽裾語極得體忠愛藹然不必詔求直言但官以拾遺為名即為奉詔矣對敬坑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此數者公所憤也對敬字貫下四句畧似行文法坑士卒復齋漫錄引上林賦欲改坑為抗雖亦細心然何如坑字明白但濫殺便可借用豈必定如白起哉勢藉句意當時方藉藩鎮討叛逆而觀望不肯進戰者功無句謂朝廷濫賞可訝不足為勸也

移居東屯茅屋詩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次首云林
僻此無蹊想見佳境令人神越第四首幽獨清深四字
乃公自繪新居圖復自評之也淹留為稻畦旅人真語
其後復至東屯詩云峽裏歸田客復還東屯詩云復作
歸田去猶殘穫稻功詠懷詩云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
門當知此遷居專為便于種田耳市喧宜近利公自註
西居近市然意實不以近利為宜只欲出下句林僻此
無蹊故結云若訪衰翁語須令勝客迷勝客且迷況于

俗人則雖市喧無傷也賸客不通須溪改勝字是道北
馮都使復是何人豈其新隣耶枕帶還相似柴荆即有
焉枕即高山四面帶即平地一川但擁茅屋數椽即此
山川皆吾有也若高齋見一川此又馮齋中石渠小沼
非即平地一川矣解纜不知年謂今日移居此地不知
住得幾時乃放舟他適甫遷即懷去志末首結云寒空
見鴛鴦回首想朝班蓋無日不思還朝也

少陵許西隣婦撲棗令人以為口實然僅與高秋總餒

貧人實例舉耳詳詩意更不止此乃是公移居東屯後
虛瀼西草堂以與吳司法此棗樹定在交界口公在日
便乞與之公去而寡婦插籬為界公恐吳有言故代為
周旋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甚真遠客指吳防
者寡婦防之使者公使之當知不必真公使之須如是
吳始默然耳賑隣之乏人或能之業捨之他適矣誰肯
始終幹旋若此且委曲入人使吳意消而不覺大用之
即宰相作畧也

覃山人隱居詩較常徵君詩更切林下何曾見一人真
非虛語也西莊王給事可謂吏隱公猶有柴門深閉之
語況覃常乎近或解為哀挽之作哀挽詩宜用南極老
人作起語也

東屯月夜詩月挂客愁村與天橫醉後參句法同妙讀
此詩及寫懷詩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
梁棟已日出公玩月往往達旦老興難及

秋野詩曝背竹書光本屬無謂偶坐日中眼到忽來耳

潛鱗輸駭浪却是駭浪輸潛鱗輸字中有冷笑歸翼會
高風謂會當有高風時兩語開闔練字意濃大江秋易
盛空峽夜多聞妙句不可多得

傷秋詩結句何年減豺虎似有故園歸似對真看未敢
望真歸也最是傷意

雨詩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即魑魅喜人過意也又
云虺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防人甚蛇虺耶一命須屈
色已不堪矣窮荒益自卑真難為懷浮俗何萬端言外

當有難具陳者結思扶病入舟避之浮俗云何使至此
極南遷東屯遽有此語蓋未嘗一日安也傷哉

瞿唐兩崖詩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可謂備盡形容
猱攫鬚髯古直是畫意蛟龍窟穴尊尊字無人道得題
意躍然傳神在阿堵中義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因水
險故然已涉用意若更指時事便須重譯且日車翻非
所宜言

暝詩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清砧已聞因掩扉偶見

之殊無緊要然聞砧更僕難數見砧一而已正不可少此

雲詩龍以瞿唐會奇甚真足驚人收穫辭霜渚收穫與題何涉

天池詩百頃青雲杪曾波白日中又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讀之真令我作誅茆想萬里狎漁翁句佳

獨坐詩暖老須燕玉貧病老人偶爾道及實不作此妄想充飢憶楚萍正補上意楚萍豈充飢物司空見慣應

怪語不相比矣。衰遲哀怨正爾傾吐如訴也。如石門宴集詩：華筵直一金，大類元亮瓶無儲粟。世有一杯羹，直三萬錢者，以告貧士，豈肯信哉？白帝樓詩：春歸待一金，待止一金石門之筵，安得不謂華也。

雨詩：秋日新霑影下，又云天晴忽散絲。所謂東邊日出西邊雨也。日影非新，新為所霑耳。霑字阿誰道得？寒江舊落聲未雨時，先有江聲舉舊，正見兼新句法之妙。後人不能學。

返照詩荻岸如秋水柳司馬至詩幽燕唯鳥去俱妙第
難為對句耳

向夕詩雞栖草屋同一句中畫出群雞有趣結句琴書
散明燭長夜始堪終謂老人多不寐也

九月三十日起句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創語深悲
出人意表恒言悲秋秋尚有了時不比為客也後六句
瘴餘霜薄草翠花紅皆言南方候暖異故鄉耳

十月一日詩有瘴非全歌為冬亦不難夜郎溪日暖白

帝峽風寒亦是雙頂

遣悶二首家家養烏鬼頻頻食黃魚若言鷓鴣即二句
一意通章嵌此無謂矣南人染病競賽烏鬼微之詩既
可證公素不語怪章法要為近之但養不可訓供安知
彼俗養烏鬼不別有法也舊識難為態悉其平生故公
孫丞相寧逢惡賓坐此耳移居東屯詩斫畬應費日此
詩畬田費火聲費字從彼來相去多少詩之所以不厭
深索也兩結句各一意高枕所謂用拙存吾道耕鑿所

謂幽居近物情事理正爾並行不然悶未易遣

復還東屯詩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事雖至微充此
仁心不可勝用

刈稻了詠懷詩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即野哭千家
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也縮為五字耳須溪何用別
索

柳司馬至詩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句法猶今晨清
鏡中勝食齋房之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蓋髮字倒

出耳神馳魏闕非寒迫之謂

自平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蓋因貢賦不時知蠻族已驕
恐用兵未幾復須用兵也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
非時朝謂邊民不靜土官即宜入朝今乃并職貢有虧
矣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伏波小斷朝廷
命將甚易驕恣豈得計乎小時讀此不遽能省故為解
之此等叙事如畫家遠景人或無目樹或無枝最工取

勢咫尺萬里但不可令白家老婢知耳

蓬萊殿裏二句雖俱七言實則上句十一字下句三字也唐人絕句云明月在天將鳳管夜深吹向玉宸君雖俱七言實則上句四字下句十字也但明月句意盡語中杜二句中間猶藏有字句在此為異耳

虎牙行紀異候也南國候暖秋風忽起驟寒難禁反似北方故曰朔漠氣山鬼幽憂雪霜逼甚詞也猶曰蜀犬吠雪耳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尋常形容

苦寒想不到此犬戎鎖甲聞丹極聞字不可作圍八荒
十年防盜賊此句上原無脫句賊哭臆三句三韻結法
如此讀前後苦寒行四首是冬果大雪至於猛風拔木
發屋虎豹哀號此詩其霰之先集乎更覺山鬼遠慮非
過矣

寓懷詩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便自曠達忘情任榮
辱更非見道不及此然令嚴鄭公在當無此言無貴賤
不悲無富貧亦足等語遂開樂天法門用心霜雪間不

必條蔓綠似近似遠極有意次首羣生各一宿飛動自
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真語動人乃勝道學禍
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雖涉
議論却是至言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定有誤字

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來如雷霆收震怒須溪解收
字亦有意但直謂如雷如霆亦何不可雷霆不可者昇
射九日羣帝駢龍又若何

小時讀此詩嫌劍器字太俚後讀小說教坊雜錄始知

劍器子乃舞曲名也又怪公孫大娘以婦人工舞劍馳名後世惜其無所見長今始悟是俳優伎倆蓋與柘枝胡旋等同為戲耳但取眩目美觀必非真可臨陣禦敵取勝也或疑審如是少陵詩猶或過譽長史何緣遂悟筆法曰此不足怪凡悟者皆因火候既到偶然觸發略如參禪牆壁瓦礫蝦蟇蚯蚓皆可發機如擔夫與公主爭道亦可悟筆法擔夫有何奇特公孫舞劍吾但決其不可臨陣耳至於頓挫合節熟極生巧迥出流輩如公

序中所云何不可悟筆法也

寒雨朝行視園樹詩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
無灑西果林既四十畝東屯擁樹亦向千株公所到處
不乏幽勝也甘橘喜暖北地所稀次句尚憶五株甘林
耳

白鳧行君不見黃鵠高于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倒
語竒怪老筆故作此欲人不測篇中大抵遲暮之感自
歎轉退追念少時可意而得也

錦樹行始終只顛倒二字起句今日苦短昨日休苦短則今不如昨然今正及時昨已休矣霜凋碧樹作錦樹應蕭條者反爾榮爛正是顛倒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羸牛語極憤懣聖賢薄命已下幾于罵矣變後語言多亂雜此詩憤則有之却不亂雜

夜宿西閣詩稍通綃幕霧謂隔帷辨色也此詩與下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詩俱在寓居西閣時誤列于此耳寄從孫崇簡詩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謂

欲從之仙隱也亦是索酒意青雲不喻富貴此又一證
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詩落日渭陽情註卿二
翁姓崔乃公舅氏因此語也驟閱卿二翁知是何物此
稱謂太新

夜歸詩庭前把燭嗔兩炬難解豈貧家惜費耶

夜聞簷簾詩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與此
生免荷戈未敢辭路難語一直一婉彼為自慰之詞此
則訴人之語並極哀怨須溪以荷戈意解此誤矣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補
卷四

前後苦寒行如凍埋蛟龍南浦縮三足之烏足恐斷六
龍寒急光徘徊崑崙天闕凍應折白鵠翅垂眼流血等
皆形容語也如寒刮肌膚北風利崖沈谷沒白皚皚楚
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晚來江間失大木猛
風中夜飛白屋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等
皆寶錄也據公云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
不謂古來無雪但無盈尺者耳去年白帝雪在山所謂
南雪不到地也今年白帝雪在地至於崖沈谷沒蓋次

年更甚前後苦寒四首並次年作也諸篇淋漓酣暢殊
不似凍筆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迴幹人得知語味含
吐便不必言朔漠氣矣人得知與寒可迴酒易沽同一
語氣

續得觀書詩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須溪注上句云
無情者不變余為續註下句云有情者不與俱蘇也

白帝城放舟出峽詩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謂涉險
不懼乃是不惜身命有負此軀負字怨甚與前村山路

險歸醉每無愁俱不堪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厭濤可
謂險矣故又曰死地脫斯須也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
鍾聽洪鍾謂委順造物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與豈
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同是咄咄怪事無控訴者

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唐杜
共祖遂稱族弟今人無此稱矣

行次古城店詩風蝶勤依漿春鷗懶避船勤懶字妙得
情態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泛愛

前王門二句即所謂泛愛也泛愛字集中屢見何煩別解

邀李尚書下馬詩湖上林風相與清上字的是月字之誤

江南逢李龜年詩解者亦失其意咸謂感舊耳不知與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正相反龜年盛時供奉御前首承寵遇人欲一望見不可得及其流落依人自活人亦不復重之尋常見幾度聞又逢君皆調笑

意也劉隨州贈米嘉榮詩是感舊意蓋借以自比公貧士素不喜此輩意各不同北夢瑣言載昭宗末琵琶工石湊號石司馬者早為令狐綯所賞亂後入蜀遊諸大家一日軍校數員會飲石以胡琴在座既非知音諠譁語笑殊不屬耳石乃撲檀槽詬曰某曾為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不我聽何其苦哉可與此相證

和江陵宋少府詩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以不與宴故曰聞何不可解乃欲改同字也

遣悶詩城日避烏檣趙註最得倚着如秦贄謂家貧不
得不附他人過逢類楚狂謂人多趨而避之也二語至
不堪勿草草讀過尤妙語在隱顯間非如苦搖求食尾
常曝報恩腮比世亂跼文場語極悲所謂詩書遂牆壁
也末四句是靈均臨睨舊鄉意

新樓成奉衛王詩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
氣象不減早朝大明宮諸作然使非下句二儀清濁不
免迂濶

秋日荆南詩伏枕因起忽扁舟任往來謂因舟輕起忽
自如故伏枕不碍往來也九鑕巴噉火此火豈可九鑕
未免誤用結舌防讒柄讒且有柄故不得不防防讒無
他但結舌耳探腸有禍胎探腸猶云罄竭肝膽讒人工
于蒙蔽最惡在此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
地皆登屈宋才即鄉里小兒狐白裘意伊周地不必伊
周其人即屈宋才不可多得咄咄自語漢庭和異域晉
史圻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此四句似為李尚

書之芳而發李使吐蕃和親被留二年霸業尋常體謂
當時世以公主下降絕域遂為故事也著一霸字見雖
為宗社不得已故定非王道所宜二句亦雙頂上文公
後有哭李詩中台之災豈爾時已臥疾歟

江漢詩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遠客孤身傷無伴也
意在起句中一氣直下

折檻行自悼也兵戈擾攘中舉世重武輕文故文士落
莫秦王學士時難羨不稱文皇者正在兵戈擾攘中學

士之榮如此故可羨也朱雲自喻公以諫諍受譴故也
婁公不語不失盛德我獨願學宋公而不蒙見容公受
譴上表謝尚自稱直臣集中屢及之白馬將軍若雷電
泛言耳與崔旰事何涉

重題哭李尚書詩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上句道憶
少時也語正不盡為佳

獨坐詩滄溟服衰謝服字難通作恨字是

久客詩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公雖老困然擅名已

久名公貴人皆相愛重獨細人無知時以腐鼠相嚇耳
故曰狐狸何足道

移居公安詩傷弓鳥雀飢最是閱歷苦語交態遭輕薄
所謂傷弓也

送顧八分文學詩才盡傷形體病渴污官位公蓋嘗因
詩成疾此青蓮所以譏飯顆也

幽人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謂四皓雖名重後世
較之真仙相去尚遠也與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意

相類

泊岳陽城下詩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
變化有鷗鵬公于時老病侵尋矣猶能作如是語真百
折不回者

送魏少府之交廣詩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語近俚
而真甚故自不厭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兼逸邁
興終慎賓主儀如病酒人勸客節飲直以身為戒也

送表姪王砮詩叙事與史殊不合史固不足盡憑公亦

得自傳聞未必皆實王珪魏徵昔為仇讐此語可證必
無杯酒納交之事剪髮亦陶母舊事名門之後多有溢
美附會此不足怪馮翊逃難砮能以所騎馬借公持刀
執鞭徒步衛而脫之亦是傑士竟因此詩不朽千古結
句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鰲
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皋老病之人作此壯語奇恣橫
絕集中亦僅一見耳丹砂南海所產老身從而往求筋
力必不能勝除是騎鯨驂鸞末三句只一意筆縱至此

何常以驚比王耶公食貧不無望其意氣而又重出諸口故中道便住舌存恥作窮途哭知非虛語也此言外微旨又所當知

過南岳詩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淑字妙才人隨廝養殊不易須淑乃辨耳張耳責數陳餘可參看但名賢字須作名高看乃稱下水遣懷詩云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又云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公庶幾能自淑者

下水遣懷詩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蒲柳以比後生
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初讀殊不能解蓋因舜葬之
地想及上古今此苦遭鞭撻之人昔日陶唐之人也畫
象而不犯徒聞其語蹉跎日月遂至此耶語意甚痛
遭遇詩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
者勞自傷運蹇帶累下人也窮途中斷不可少此念政
是其得力處不獨減米散同舟可稱述而已

宿鑿石浦詩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缺月殊未明青

燈死分翳蓬窻晚泊慘景如畫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
惠謂豪傑乘時大都猛鷲也即干戈未揖讓意言外咄
咄

過津口詩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
仁者心通謂黃鳥塞謂白魚也公蓋有解網之思耳

次空靈岸詩汙汙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
盡所歷妙浪逆舟遲旅人悶事坐此得歷覽勝概反以
為幸吾常行過佳山水每恨不獲少駐讀此手舞足蹈

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徧照愛戀之言毒瘴未足憂其戈
滿邊徼謂瘴鄉兵戈不到擇禍莫若輕也

早發詩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文士通患千古喟然
以茲朋故多窮老馳驅併一得一失倘朋故漸稀則馳
驅亦息矣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富不如貧亂離中
真語也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閱歷既深鋒鏑盡斂
自歎轉退乃是轉解薇蕨餓首陽覺太苦粟馬資歷聘
覺太奢兩難適從公蓋云免死而已矣嘗欲揭此以告

遊客

次晚洲詩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花根固非插花記
險又大無謂似言危沙之上花藂可愛折枝移入舟中
代彼小景耳同是臆解庶為近理中原未解兵吾得終
疎放老人善自寬者

登白馬潭詩宿鳥行猶去花藂笑不來須溪注鳥則宿
矣吾行猶去固未甚妥董遐周至欲改去為失亦未敢
謂然詳詩意白馬潭似是遊宴之所公登此別有感慨

日出豎船開日出非清晨似陰晦疑夜而忽復晚晴故
鳥已宿而仍去也花蘂笑不來亦必有因晚先回者人
人傷白首公豈為後生輩所驚怪耶未忽及新知既不
知所指頗難臆斷凡集中有難解者闕疑可也詩須首
尾通澈洞然不疑字有誤者確知其來歷始可改耳
北風詩雖舟行遇阻然南方苦熱待此氣蘇又揚帆詩
追述語故一往豪快作者胸襟實爾若謂以此勝晚唐
似非篤論前後苦寒行形容蹇縮備盡又若何

詠懷詩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猶云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也多事時人心往往與承平大異實緣勢所驅迫公能推究至此不獨憐彼顛沛之人并不肯扶持者亦曲為體諒稱曰高賢俊異此其見不同迂儒也疲於苟懷策栖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其微意謂當世有良將無良牧我能為之惜不見用以上慰帝心夜看豐城氣回首蛟龍池傷識者難遇也齒髮已自料所謂歲月不我與語似不忍盡者次首潛魚不銜

釣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因聖遠法壤
灰冷至此致君堯舜當不復掛齒風濤上春沙十里浸
江樹乘槎水國風景宛然多憂污桃源處不成處拙計
泥銅柱出不成出賢愚誠等差自合受馳騫謂命應如
此也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每慙泊市廛奴輩登岸
長年呶呶有言輒念此語如目擊

客從詩紀事感懷不當如是耶大凡詩及時事貴在不
盡使人得于言外若非公家徵斂四字分見篇中其本

意不可尋也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即以此語贊此詩可也

發潭州詩岬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舉物以見人亦魚藻之義也公自蜀初適楚即云入舟翻不樂故楚中詩多悲

雙楓浦詩再讀始解楓雖已摧必有臥根在浦口故欲截為槎借之上天也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才彼此適合相對慨然江邊地有主須溪解妙非倦遊無託者不

知此言之悲

酬郭判官受詩云自得隋珠覺夜明
酬韋韶州見寄云
新詩錦不如公于後輩極意推獎
如此然韋郭詩實俱
可誦

迴棹詩散才嬰薄俗有跡愧前賢
前賢妙在無跡非深
心尚友不能道此勞生繫一物
為客費多年自是警語
瓶壘易滿船挈家舟行念此語
當發一笑

哭韋大夫詩綺樓闕樹頂飛旄
泛堂前闕謂關閉即綺

閣塵生意樹頂形容樓高耳何謂莫樓又以闕作高也
泛字好

樓上詩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壯志羈懷一時交集
所謂人言愁我始欲愁也

千秋節詩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一遠字若不勝情
字法最妙走索背秋毫猶言間不容髮也與弓矢向秋
毫向背字下得警策

蘇侍御渙其人非靜者容齋三筆言之此亦何害仲尼

謂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本不須回互若云詩名紀異
不與他等厥有微旨不識公何緣前知且白髮變黑豈
有意可為耶況集中亦不止此如徐卿二子之類又作
何解

贈盧參謀詩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又流年疲蟋蟀
體物幸鷓鴣皆工甚

枉裴道州手札詩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
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乃知閭浮提更千

百年人情世態亦復如是無異也撥棄潭州百斛酒蕪
沒瀟岨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怨
之可謂至矣讀倚着如秦贄過逢類楚狂及後生血氣
豪舉動見老醜等句只此長紙寒暄亦不易得何刺刺
至此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公志在嚴華
夷之防盡諫諍之職不以窮故輟也未寄呈蘇侍御有
鳥雀肥秋粟蛟龍蟄寒沙之句必蘇晤公時感憤高談
意相近耳窮途感憤君子時有之意止欲撐持世界有

裨君國終不為一人私憤仲尼曰小人窮斯濫矣公結
句勉蘇語至激切得毋窺其微乎然則容齋之論移于
此詩乃可也

風疾舟中伏枕詩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
管猶傷半死心語意奇特詳其微旨諺所謂好事不如
無也詩瘦有年重以衰老據云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
禁得非以此三十六韻故轉添岑岑乎述作異陳琳用
事絕巧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他人用以

截瘡而公固三年瘡病則述作正不異陳琳也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謂較鷓鴣差過之耳彼四知金那得近傍彼蒼迴幹人得知駮驥人得有句法較然夢弼註誤春草封歸恨封即閉意謂方留滯他鄉未作故園想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此詩蓋呈親友者冀其為老人作曹丘也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首句言到處兢兢次句言浪遊非止一方也葛洪四句真是風燭之虞

對雪詩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當是待所思而不至也

追酬高蜀州人日詩高在時公頗不滿之死後却追思流涕者公既篤於友朋不肯自居於薄又題中老病懷舊追酬此詩因寄王敬蓋晚景寥落屬望生者故借高以引意實不在高也

贈蕭使君詩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隣翩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蕭于巖公沒後事

其母甘脆之禮若已庭闈終其天年又經紀喪事撫存諸孤蕭真義士而嚴之得士亦可見矣公于吳侍御之謫官則曰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于蕭則曰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辛皆若引為己責不勝其愧者實則吳當嚴搜問諜時重殺無辜以去就爭倍難于蕭公之不言知言亦無益也故曰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至與嚴交情本與蕭不同而蒼茫土木身稽留伏枕晨等句但自言老病若欲為蕭所為

而力不任者揚人之善不惜以已身形之此等肝膽若揭日月有以也

蕭真義士惜不知其名鶴曰蕭使君嘗宰縣公有蕭明府寔處覓桃栽詩然考彼題稱蕭八明府而此稱蕭二十使君明是兩人未許冒認

清明詩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真自負語公是時老困且死矣猶倔彊如此觀其意直以逢迎少壯為不祥此豈苟且隨人者無論句法之妙也窮視其

所不為若無此骨草木同腐矣

贈韋七贊善詩鄉里衣冠不乏賢四句賓主相當北走
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烟北雖雨雪曰開南雖花
柳曰塞懷抱可知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韋爾時必將北還范蠡公自道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初讀此題殆不能解蓋岳麓寺因
山為名既稱山遂不再及寺也然何不除去山字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觸目命句豈必白馬定用侯

景故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須溪解是改商為傷
便是三家村塾師語

入衡州詩于崔瓘遇難後大為稱屈曰久客幸脫免暮
年慙激昂曰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公無事權筆底
憤憑正見剛腸激昂也又曰問罪審形勢凱歌懸否臧
當時必以崔為激變公意欲陽於克賊後一為昭雪耳
舟中苦熱呈陽中丞詩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
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賊自殺

刺史公無官守乃若深以不能定亂為恥者氷炭謂風
疾寒熱也觀此言公非老病當此紛紛必有以自見矣
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必歸罪崔瓘為賊乞免者宗
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算此端
公當指李勉觀迫脅語豈亦曾為賊上章乎勉傳畧不
載耳

衡山縣文宣王廟詩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謂兵革
去此尚遠不知其詳也文事武備相為盛衰恐不知者

謂重新學宮于喪亂時未免迂濶故再三申言儒未可
棄此舉實中興大義也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直欲
遍告舉世思深哉廟毀不修是為失墜非採詩備國史
之謂

白酒牛炙之說當是史因聶耒陽詩附會也牛炙本賈
閬仙事詩中亦無明證禮過宰肥羊斟酌應是牛炙耳
猶之不着駿驕冠便謂不冠皆是卜度之言不足信也
嘗與客戲言負薪採杞之人得飽死為幸而後人力為

辨誣乃青蓮實病死初無騎鯨捉月之說而好事者爭傳之即有識之士亦默無一言為辨何也將毋謂醉死尚足為豪非如飽死太俗耶不知口腹殺人均也酒肉相去幾何軒輊至此

進鵬賦表稱先君恕預先臣審言唐時乃有此體式耶今雖異代恐不得爾引鵬以為類志在正色立朝自負若此然豈可使權貴見亦如漢絳灌有社稷勲而賈生策治安曰使與韓彭易地雖殘亡可也安得不為所短

耶宋陳同甫亦然英主不易得齊即墨大夫直是千載
一過耳漆園自評其文曰參差倣詭公自評其詩曰沈
鬱頓挫人知何如自知審也漆園止自評公直以告君
更奇

公所進天狗賦鵬賦在三大禮賦之先皆引以自況使
其見用風槩可想昔靖節自謂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公
彷彿似之晦翁云隱士大都負性氣當知儒門自曾子
以下毋論隱顯必有一副勁骨不如此何緣表見千萬

世耶獨至顏子其勁骨無從而見之故仲尼稱其好學
比其死也曰今也則無未聞好學者于時曾子現在大
學傳自曾子仲尼尚未許其能好也易乾曰自強不息
坤曰厚德載物剛蓋用以自克豈用克人哉則聖門所
謂學可思矣

三大禮賦公所最得意者然佳句時有之不成句者亦
時有之封西嶽賦亦復猶人耳都不足傳也

封西嶽賦序云比歲鴻生巨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

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
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則知貢諛之徒車載斗量而公
竟有此賦與司馬長卿死後何異幸其以詩擅名故此
賦不為人所指目耳

雜述為張叔卿孔巢父二人而作並稱其才曰聰明深
察博辨閎大然謂叔卿放蕩勉之以靜謂巢父執雌守

常吾無所贈其後叔卿為廣州判官

第八卷中有寄廣州判官張叔卿詩

此外無考想碌碌老死牖下巢父孤立強藩竟為所

戕害人固難料豈非公所謂由天乎有命乎秋述所稱
子魏子極讚其無邪氣得正始竟不知何名字叔卿非
公一詩一文千古誰知之者可謂厚幸矣

說旱勸鄭公清理獄囚及勿役兩川侍丁之老者真仁
人之言

東西兩川說欲分諸羌部落各自統領不使羌王得專
制其命此論最妙漢晁賈之策親王也尚曰衆建諸侯
而小其國況蠻夷乎至於蠻夷畏漢法治之誠宜寬大

勿輕擾之賦斂宜薄非寬富人寬富人乃以寬貧人也
觀其處分井井譚兵羌利弊亦甚悉豈得謂非良吏才
乎昔人謂右軍具經世畧惜為書法所掩唯公亦然今
人但知其能詩耳

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其二云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
羽先翥於騰鷹敝帷不供于埋馬又云積骨頗多無暇
更入燕王之市謂華為孔道供應疲勞馬多倒死也第
四問云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

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
麥以為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
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蓋當時之民一身
充兵民兩役有司但驅之習兵非但不給兵食仍急責
其租稅參以新安吏石壕吏諸篇生斯時者亦可憐甚
矣

公之拜拾遺其遭遇雖不及青蓮然從此遠到可期兩
人皆一蹶不復振青蓮坐永王事誠難湔洗公論救房

琯縱不切事情初無大過倘有推挽者儘可再騁康衢而終身偃蹇以死可惜也今集中止存謝公勅放三司推問狀而救琯之疏竟不載當是稱述太過詔書有崇黨比周等語頒示天下畏禍不敢存稿耳謝放推問狀中謂琯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于玷污蓋引咎語也然猶稱其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節即前疏可知矣祭琯文中序陳陶斜之敗云盜本乘

敵誅終不滅豈尚為賢者諱耶又云州牧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己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炎涼俗套萬古如斯雖可歎可恨實不足歎不足恨也然末云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為之情慙極矣琯雖非腐儒大約孔文舉張魏公之流名過其實者使得英主駕馭之捨短取長佐其不逮儘可卓然建豎照映千秋而顧令外崇虛譽內困中官用之失宜以至於敗可重惋也自古創業之君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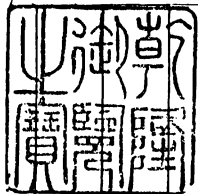
哲輔其功名赫然者半不能令終豈必皆全才哉祇因善用之故得自表見耳此公所謂偶生賢達不必際會也

皇甫淑妃神道碑題稱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按唐因隋制皇后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開元中玄宗以一后四妃本法帝營而后妃四星一為正后今既立正后復有四妃非法乃於皇后下立惠妃麗妃華妃三位以代三夫人為正一品下此即

不稱妃此武惠妃所以禮秩一同皇后也今妃卒於開元二十三年惠妃尚在應用三妃之號而制曰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其後太真亦仍稱貴妃蓋復依舊制矣據碑文妃薨時年已四十二而文中云上以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於天步亦可謂寵幸不衰者攷其時武惠妃正承恩寵年亦四十又未幾亦卒而太真始進遂至專寵其後六宮無復進御即江妃不得分宮中一席地矣然則

妃之死於二十三年非不幸之幸乎

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公感其活已私謚義姑遂與王珣皆因一事垂名千載據誌中云公昔臥病姑家姑子又病女巫言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公公活而姑之子卒嗚呼此真人情所難也非公此文後世誰知者事有類此者悉採集之附正史後可耳



杜詩攬卷四